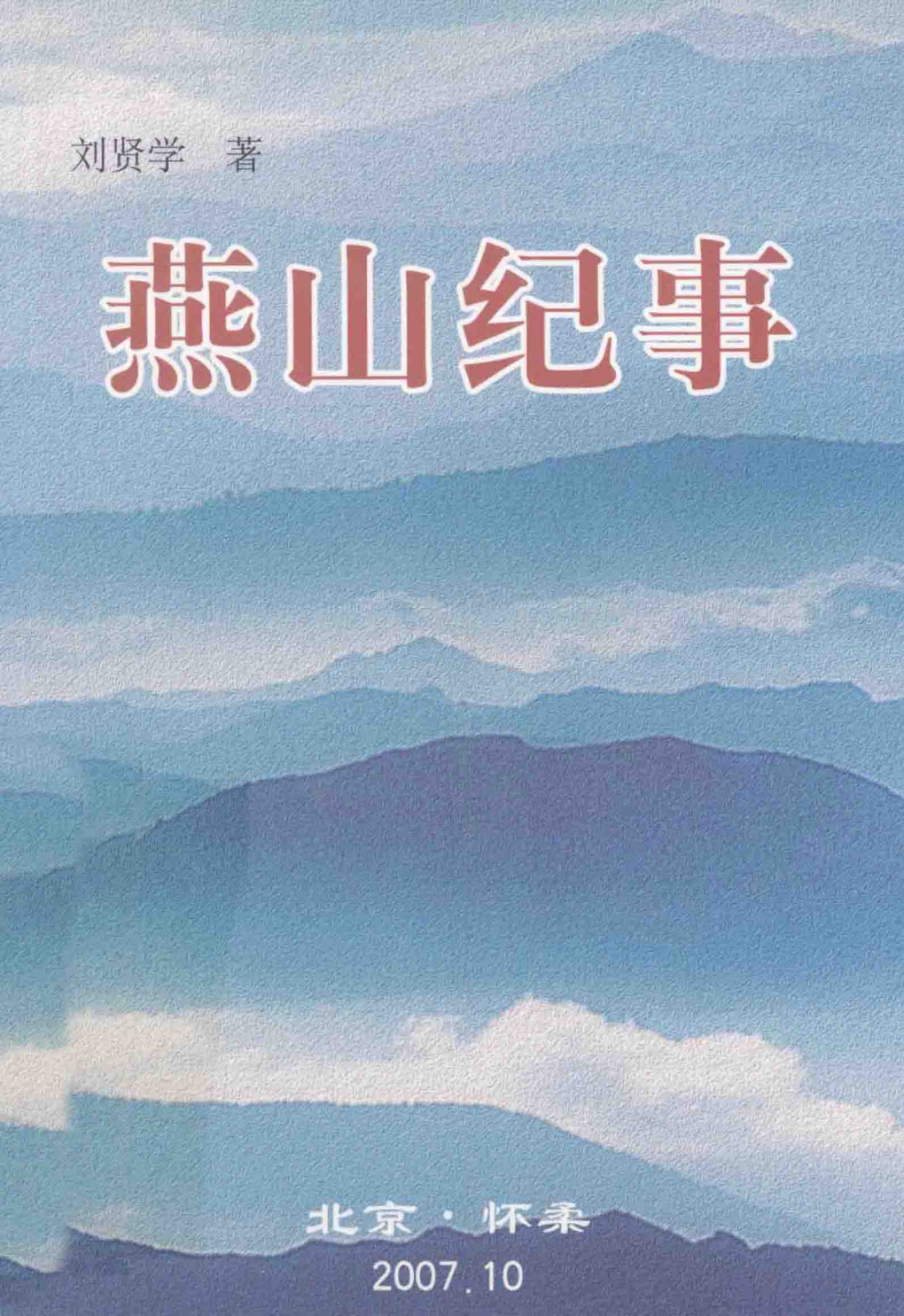




刘贤学 著

燕山纪事

北京·怀柔

2007.10

刘贤学 著

燕山纪事

二〇〇七·十

装帧设计、插图：金 石

燕山纪事 / 刘贤学 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12.625 30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一版 200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目 录

真诚的心声

——序《燕山纪事》 林中玉 (1)

乡村晨曲

第一辑

金色的柿子沟 (7)

第二辑

小泉河之夜 (22)

第三辑

雨中，一顶红伞 (39)

第四辑

雁栖河畔绘新图 (55)

第五辑

翠微漫笔 (66)

怀九河畔栗花香	(74)
空谷牧笛	(78)
光明的“乌兰牧骑”	(83)
观松	(86)

评古论今

蜀汉杂谈	(95)
湿地之梦	(130)
谈孝	(139)
救救孩子	(144)
《玩蛇姑娘》与蛇	(149)
燧石取火与微波炉	(154)
国粹的流失	(159)
论鲁迅遭诋	(164)
文艺与性	(167)
评古诗三首	(174)
时代的强音 俊杰的赞歌	(181)
《王志民摄影集》赏析	(189)
灯史漫话	(194)
说“九”	(200)
谈庙	(203)
观袁林杂感	(207)

人物列传

艰难的跋涉	(215)
无私奉献 忘我拼搏	(221)

怀柔史家王宝骏	(242)
本色	(253)
记几位“杂”家	(264)
清末民初怀柔诗人刘庆堂	(274)

岁月留痕

城墙，一道灰色风景线	(285)
县城地区的庙宇	(292)
水库情结	(300)
忆城关农业中学	(311)
我在城关镇最早的两个企业	(319)
仁者	(324)
农村回忆	(330)
家事琐忆	(339)
旅日散记	(351)
加拿大纪行	(366)
从法兰克福到慕尼黑	(378)
附录：作者生平及文学创作简历	(391)
后记	(395)

真诚的心声

——序《燕山纪事》

林中玉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复刊的《北京教育》编委会，命我负责远郊密云、怀柔、顺义、平谷四县的通联工作，由此，我认识了贤学先生。他那时在怀柔教师进修学校编辑《教育通讯》，是《北京教育》在怀柔的特邀通讯员。通过一次通讯员会，《北京教育》的编辑们都认识了他——他提的问题切中要害，并具有前瞻性，比如建议开设“复式教学”和“农村教改”专栏。他的谈话，既讲中央政策，又有基层情况的精确统计，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纳他的建议。甚至《北京教育》的封面由“素面朝天”到彩色鲜艳，都是接受了他的建议而改进的。读了“燕山纪事”的原稿，我又知道，由他策划并指导的教育科研项目，受到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重视；由他主笔写出的上述研究成果的专著，被列入《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研究丛书》。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具有独到的见识和较高的理论水平。

贤学先生不仅善于撰写理论文章（《北京教育》发表了他多篇理论文章），文学作品也写得相当出色。80年代前六七年，《北

注：本文作者林中玉先生，资深编审，现居北京，曾任《北京教育》、《北京教育研究》编审。

京教育》的“教育文学”专栏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红叶情》在外省市教育界都引起了关注。江西省的《教学研究》发表了王显槐教授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荣获当年“北京教育文学”一等奖。80年代初，尊师重教已蔚成风气，抒写教师敬业爱生的作品不少，但大多流于空泛，一般化，像《红叶情》那样角度新颖、构思巧妙、诗情画意的文章的确凤毛麟角。

作者很擅长这一类散文的创作——把记事、写景、抒情三种散文融为一体，在展示自然风光美的同时，展示人物的心灵美，洋溢着乡野和泥土的气息。本书“乡村晨曲”部分集中了这类散文，篇篇文笔秀丽，清新明朗，耐人寻味。这些“千字文”，刻画人物神形兼备，描绘景色具有意境，情节结构简练紧凑，运用文字丰富细致，文章充满感情色彩，振响着优美的韵律，洋溢着浓郁的诗情，蕴涵着清明的哲理，读后给人以真善美的享受。

作者的议论性散文也颇有特色。“评古论今”集中展示了这类散文的精华之作。这些散文内容之广泛，简直令人叫绝。作者青年从教，后流落农村18年，1979年恢复工作，先后任教育书刊编辑，教育局秘书。工作之余，潜心研究教育政策和理论，十多年时间，写出了五六十万字的报道、论文、专著。只此一项，不少投身教育事业三四十年的老教育工作者也难望其项背。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文学作品。我们看“评古论今”这二十来篇文章，有关教育方面的仅三四篇，其他均属“社会杂评”。这些杂评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年代则上起几万年前的燧人氏钻木取火，下至国粹的流失，作者兴会所至，涉笔成篇，取材新颖，体验独特，语言犀利，入木三分，可以窥见他的语言才华和思想深度。其中不少篇章以崭新的视角，精辟的见解娓娓道来，现实性很强。面对物欲、人欲的无节制

膨胀，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衡，表现出作者严肃的批判精神，对历史文明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社会的真诚关切。其中“蜀汉杂谈”中的十来篇文章，自然生动、立意新奇，文气曲折，作者意在以史为鉴。从写作年代看，比近年来社会上热议“三国”还早三四年，这不能不说作者眼光的敏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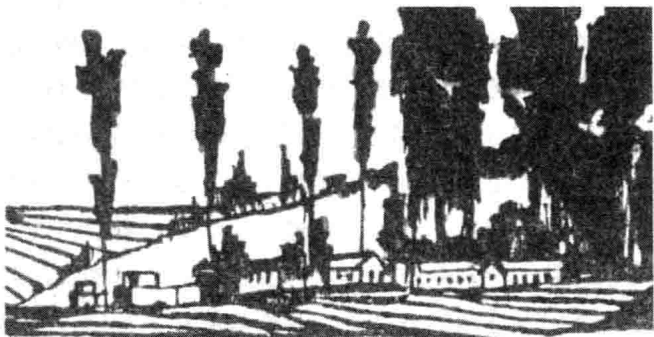
一篇文质并茂的散文，不单要求作者有高超的技巧，更要求作者对所议之事、所状之物、所写之人、所抒之情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体验。深刻的思想是文学艺术的灵魂。深刻的思想体现在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回答（剖析）上。作家要回答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回答得越深刻越好，越有力越好，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前进。文学为社会发展推波助澜，是作家的神圣职责。

在“人物列传”部分，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记录了几位功业卓著的人物。我最熟悉的的是享誉全国的教育界精英孟雁君和彭明友。“岁月留痕”记载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作者的人生历程是不平坦的，他真打实凿干过装卸工，撸过锄杠。逆境是弱者的砒霜，是强者的兴奋剂。生活的严酷锤炼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宝贵机会，命运的偏爱给了贤学先生这样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恰恰是锲而不舍，顽强奋斗者成长的肥田沃土。散文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是最易于表露作者心声的文学品种。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是作家自己的心灵档案，是自己的人格镜像。上述两部分文章，有作者的真情实感，有作者生命的体验，他抚今思昔，重新感悟，认知现实世界，同时也展现了作者的自我心灵。

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必须博览群书，有渊博的知识；必须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感受力，心中有根易于振动的情感的琴弦，见人所不能见，感人所不能感。此外，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丰富的语言和艺术技巧——读了《燕山纪事》，我总结出上面这些话。

清代文艺评论家刘熙载认为，最好的文章应该是“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即“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无迹可寻”。作者的不少散文佳作空灵俊逸，跃动着超凡脱俗的气韵，已属“能飞”。但愿他老而弥坚，奋进不止，创作出更优秀的散文作品。

2007年6月于北京德外寓所



乡村晨曲

第一辑

金色的柿子沟

橡子林鲜红似火的季节，我和公社通讯员小贾，结伴到深山里的柿子沟去。

山路崎岖，野草蔓生。我们顺着一条幽深的山谷左拐右拐地往上爬。头顶一线蓝天，脚下山泉漫流，潮湿打滑。我疑心天色将晚，不由地加快了脚步。气喘吁吁地到得山顶，谁知天才过午，秋阳灿烂，耀眼欲花。

小贾忽然停住脚，冲我一努嘴：“你听，歌声！”侧耳细听，果真是年轻人的歌声。它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亲切，在秋风中时断时续的飘来。

转过山弯，只见一个老汉正从乱石横陈的沟底往上扛石头。那块青石少说也有六七十斤重，可老汉腰板挺直，步履利索，我不觉暗暗称奇。小贾猛然拍我肩头一下，充满激情地说：“你看，这个钢铸铁打的老汉，就是柿子沟的李永才，真不含糊啊！”

老汉把石头扔在地下，面不改色，口不气喘，从腰后拔出一尺多长的大烟袋，笑呵呵冲几块大石一指：“来，歇歇脚吧。”

小贾看一眼那重重叠叠的山岭，问：“刚才唱歌的可是小李子？”

“除了他还有谁！单家独户住在山沟里，怕他闷得慌，去

年分红买了个半导体。他可形影不离啦，下地也带着，高兴了还要扯起嗓子唱两句。”

“今年的收成错不了吧？”我问。

想不到他叹口气，低沉地说：“哎，比先前可还差得远哪！”

原来，这柿子沟本是东湾大队的一条富川，别看几户人家，哪年秋天不大筐小篓往外运几万斤的粮食、各式各样的干鲜果品！可是，在那“大批”的年月，有人说柿子沟搞的是“资本主义”。就这样，吓得几户人家纷纷搬到东湾去了。

东湾到柿子沟只有两条羊肠小道：一条要趟两道河，一条要爬十里陡坡。柿子沟再也没人管了，坝阶塌了，地荒了，到处长满酸枣芽子。五六辈住在柿子沟的李永才，没一天不想着柿子沟。他说什么也想不透，为啥干活儿挨整，富裕点儿有罪？

盼哪盼哪，终于有一天，大队长来找他：“你们这一家子还回柿子沟去吧。”

李永才吓一跳：“叫我单干？大队长，你可不能给我窟窿桥走哇！”

大队长咧大嘴笑了：“不是单干，叫责任制。你别怕，日子越过越好才是真社会主义哩。”

不久，他们回到了柿子沟。李永才就象春天野地里的板栗树，发芽抽叶，浑身是劲。不到一年，他垒了六道坝阶，整出十五亩山地，给集体生产的粮食就有一万多斤，成筐上篓的大枣、倭瓜，还有谷草、荆条不断运到了东湾大队。李永才自己的小日子也火炭儿似的红。

今年冬天，李永才还打算修整三道坝阶。这不，河边、道边，到处有他积攒的石头。

大山区太阳落得早，老汉看看天色，叫我们先到家去，他还要到别的地块去看看。

吃晚饭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他的老伴和小李——一个

眉清目秀的小伙了——却习以为常地说：“不用担心，他惯是这样，提着根烟袋，也许一转悠就是半夜。”

第二天清早，当粉红的阳光刚爬上窗纸，小贾还在蒙头大睡的时候，那父子俩早就摸黑上山了。

我出了屋，太阳早已照满山林。院子里，倭瓜棚、豆荚架，成堆的玉米、谷子都被阳光抹上一层金黄的色彩。从林隙间遥望整个山谷，橡树火红，柞树橙黄，柿树闪金；而一片片等待收割的庄稼，仿佛镶嵌在锦山绣水上一块块发亮的铜饰，仪态万千。

阵阵秋风送来的歌声，是那么悠扬，好像山腰上缓缓流动的晨雾，在清新的晨空中飘着、飘着……

1980.11

珠光闪烁

太阳一落山，天色立刻昏暗下来。大公鸡领着几只母鸡飞上架，蹒跚的小羊跟在母羊后边，“咩咩”地叫着进了圈。只有两头滚圆的小猪儿，还在大娘身边跑前跑后，小孩似地哼哼着要食吃。

从我一来，她就忙忙碌碌，连炕沿都没挨，不时生气地骂声“肉鳊贼儿”！她划着火柴，把屋里屋外的沼气灯“扑扑”都点着了。这座飘荡着栗花香和苦艾味儿的农家小院，立刻珠光

闪烁，弥漫起蓝莹莹的光辉。

大娘自然在骂老王。他从打当上了大队的沼气技术员，一天到晚总在外边忙，水缸尽晾底，饭熟了常没人吃。

“哎，也亏他弄出这‘神气儿’！要烧柴灶，我更得脚丫子朝天啦！”大娘点着沼气灶，看着那欢腾的蓝色火焰，又眉飞色舞地咯咯笑起来。

她在炕上放好桌子，从柜里拿出一瓶“二锅头”，对我说：“借你的光，叫他也喝点儿！”

我笑道：“老王一天到晚忙，理当喝点啊！”

大娘把酒瓶往怀里一搂：“平常可不给他，喝几盅酒，他敢连家门都不认！”

时间不大，王在泉回来了。我们还是前年在县科技大会上见过面。三年不见了，他依然是老样子：瘦削的脸庞，光秃的头顶，一身纯朴的山乡老农打扮，总是眯缝着眼笑，仿佛有多少喜事。

我还没张嘴，大娘早喜盈盈地迎上去：“我当你住外头了呢！”

亮晶晶的灯光下，老王两眼一眯，笑道：“二里外就闻见酒味儿了，能不回来？”

我这才告诉他，我是来了解沼气推广情况的。

老王拿起酒瓶，咕嘟嘟倒满两杯，唇边没沾，又光脚下地去找杯子，斟满了，冲屋外喊：“嗨！辛辛苦苦的，你也来一盅儿！”

大娘又端上一盘松蘑炒肉，老王忽然放下筷子问：“山东那几份材料寄去了吗？”

“等你早误了三春！”大娘假装生气地说。

原来，王在泉搞沼气的事迹在电台广播后，特别是他能在严寒的冬天使沼气产量不减盛夏，郊区不少社队，甚至河北、山东都常有人慕名而来，登门求教。王在泉比先前更忙了，又

要领人参观、讲解，又要画图、回信。后来实在忙不过来了，他急中生智，请人连夜刻蜡板，油印了上千份散发出去。

吃罢饭，王在泉领我到院里参观他的沼气池——这是全县第一座沼气池，当时很多人还不相信“一股气儿”能点灯做饭。院里两盏灯也点着了，里里外外，流光溢彩，灯影灼灼，真叫人眼花缭乱！他告诉我，十渡河大队已建起了上百座沼气池。我正在低头仔细观看水压箱，老王拉了我一下，冲屋里挤挤眼，又摆摆手。我差点笑出声——这老两口儿！

我们蹑手蹑脚出了门。王在泉悄声说：“看水压箱？走，跟我到邻村去一趟，那儿有十几个池子正改水压箱！”

刚要迈步，忽然灯光里人影一闪，大娘赶出来。她把一件褂子和一只手电筒塞在老王怀里，气鼓鼓地说：“炕席还没坐热，疯劲儿又来了！”

王在泉披上褂子，欢喜地说：“哼，谁叫你给我酒喝！”

大娘笑着低声说：“看我不把它都倒了！”

.....

穿过笑语纷杂、灯光迷离的街巷，我们来到村外。爬上一道山梁，只见黑森森的大山下，又是一片蓝晶晶的灯光，密密匝匝，闪闪烁烁，宛如深潭里数不清的银鱼在游动，又像无数光华四射的夜明珠，在黑绒上滚滚闪光。我和老王加快脚步，直向灯光密处走去……

1981.2